

文艺作品选

第五辑



长篇小说节选

进 山

李英儒著

作家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是李英儒同志所著長篇小說“野火春風斗古城”中的一段。

原書的梗概情節如下：抗日戰爭時期，黨派遣了優秀的幹部楊曉冬深入敵占區——北方一個古老的省城，打入敵人內部，配合解放區軍民的武裝鬥爭，向敵人展開地下鬥爭，瓦解敵偽軍隊。楊曉冬進入城市後，和黨員銀環取得了聯繫，找見了革命烈士老韓同志的兒子韓燕來和女兒韓小燕，在他們的掩護與幫助下開展工作。和敵人進行了種種鬥爭之後，上級要他回解放區彙報工作。他就帶領韓燕來一同進山。本書說的就是他倆這次進山的始末。

進 山

李英儒著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*

字數 29,000 開本 787×1092 紙 $\frac{1}{32}$ 印張 $1\frac{7}{16}$ 插頁 2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2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348

定 價：(1)0.10元

一連几天，市面上很安定，西下洼一带，也都平靜无事，楊晓冬估計，这种密云不雨的政治气候，也許象征着大的风暴到来。想起肖部长要他抓紧机会进山一趟，觉得这正是时机。他先向同院的苗家揚言要回北京一趟，韓燕来也說要跟他作伴跑点买卖；然后他們又到敌伪联保所里打了招呼。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，单等起程。

这天黎明前，屋里黑洞洞的，燕来的妹妹小燕兒下了床，踮着脚尖走到炕沿前，才要輕輕說声起床，就見楊晓冬和哥哥同时翻身坐起来。時間不大，他們把出門应穿应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楊晓冬对小燕耳語說：“你到医院告訴銀环，在我們出发期間，哪里也不要去。你們都得提高警惕，防备敌人的阴谋詭計。特别是周伯伯，要他說話办事多留神，別露出我們进山的馬脚来。”小燕答应着，先开开門，到院里听了听，又從大門縫向外瞧了瞧，然后輕开大門送他們出去。

天亮时，他們平安出了西門。按照預定計劃，先到邢大嫗家，再了解一下封鎖沟外面的情况。

太阳刚露头，金黄色的光綫照射在小茶館的屋頂上，看着非常醒眼。茶館門口貼着鮮紅春联，門楣橫挂五彩繽紛的花紙，悬在竿头的灯笼上，也更換了一块簇新紅布。

韓燕来才要領楊晓冬进門，正好邢大嫗从外面买菜回来。

她拎着柳条篮子，里面装满白豆付青萝卜黄豆嘴，还有不大的一块猪肉。她会用这些材料做成廉价的合菜，专卖给穷哥儿们喝茶就烧饼。瞧见韩燕来，她笑着朝家里让，他们跟她进了茶馆。盘着高灶的外间，东西放的很乱，中间邢大叔没起床，再朝里还有个小套间，可以放两张单人床，邢大孀把客人们让到套间里。

韩燕来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我盟叔，俺俩打算搭伙到沟外边跑点小生意。因为不了解沟外情况，想跟大孀这儿来打听打听。”

邢大孀见韩燕来连杨晓冬个名姓都没介绍，心里有点不痛快。她说：“打听什么呀，不论沟里沟外，都紧的很，光为跑个小买卖，何苦食这么大凶险呢？”

杨晓冬看懂她的心思，插口说：“我姓杨，燕来是我的盟侄，我们先到这儿来，就是相信你老人家，托靠你给咱们拿点主意。”

邢大孀立时乐了，话也变的谦虚了：“这年月哪有准头，既有要紧的事，我看是走一步说一步，干脆你们多化点钱，到西关大街坐汽车，先混出卡口和封锁沟去。……”

按照邢大孀说的，他们到了汽车站。杨晓冬发现这是原来的民生职业学校。教室被拆改成车房，传达室改成售票室，买票的在售票室的小窗口外面排了很长的队。右面，原来学校的体育场里，爬着十几部十轮大卡车。靠墙角有两部车在发动，因为天冷烧木柴，发动不好，冒着团团呛人的浓烟。

韩燕来才要排队买票，看见一个穿呢料衣服的日本从票房里出来，后跟一个满身油垢的中国司机，他们走到冒烟的

汽車跟前。司機上了車，他喊：“定時班車，因故停開了，這輛卡車臨時開往馬駒橋，有願意去的，上了車再買票。”聽到這句話，排队的人們一窩蜂趕來，爭搶上車。

馬駒橋離城三十里，方向靠西北，距楊曉冬他們接頭的地点比城里並不近多少，好處是脫開了城關崗卡的封鎖。楊曉冬同韓燕來商量了一下，也搶上了這部車。

八點車開了。汽車破，車廂淺，道路窄，走起來悠悠晃晃，很有掉下去的危險。韓燕來站在外首腳刺住車，竭力用身體擋住楊曉冬，楊曉冬又擔心燕來站不穩，雙手扳住他的肩膀，車在顛簸搖蕩中前進。

汽車經過商業區，鑽過西下關的黑暗地洞，未受任何檢查開出封溝卡口。一出郊區，道路更加不平，旅客前仆後仰，搖撼的腸肚陣疼。天陰沉着，西北風里加雜着雪糝，打的人臉生疼。節令是春天，在敵占區感覺不到一點春意。唯有汽車大搖大擺地開過沿途所有炮樓，使楊曉冬他們感覺到很輕快。

上午九點鐘，車開到馬駒橋。馬駒橋是個近千戶的集鎮，敵人設立了一整套的軍警憲特基層組織。由於這部車是省城開來的，盤查手續很松，韓燕來在前面剛掏出證明書，敵人即擺手叫走。韓燕來回頭看了楊曉冬一眼，帶着幸運心情，雙肩一聳，匆忙領先朝村外走。

“往哪兒去？”楊曉冬停住腳步問他。

“哪兒去？”韓燕來回過頭來盯着他，發生懷疑了，心想，“我能上哪兒去呢。你不願離開這塊是非地怎的？”

楊曉冬看懂他的意思，用肯定的語氣說：“先不出村，跟我在集市上蹣跚蹣跚。”

韓燕來不大痛快地想：“還先蹣跚蹣跚！”但他不願把心里的話講出來，便跟着楊曉冬走進來往穿梭的集市上。起初，燕來主動在前面引路，走了半條街，見楊曉冬啥也不買，一股勁向人多的地方鑽，更覺不投他的心思：這個鬼地方，有什麼逛頭？人家心急火燎的，你倒怪松散。他索性跟在後面，再也不引路了。

到集市中心區，楊曉冬驟然變成一位热衷于買辦東西的顧客，不斷打問各種行情物價，在賣藕的小販跟前，他連連夸奖說：“多鮮氣的藕呀！多買些，能帶出村嗎？”

小販回答說：“你趁散集的工夫，跟大流朝外走，買多少都能帶，東西南北四面可以出村。”

楊曉冬很滿意這個答复，說了聲：“等會兒我再買！”拉着身旁那位心不在焉的伙伴，又串到提竹籃賣紅棗的老太太跟前，笑着問道：“多少錢一斤？”

老太太回答了價目，放下籃子，問他們秤多少。

楊曉冬買了半斤，抓一把給伙伴說：“城里吃不上這麼肥碩的棗兒，尝尝！”

韓燕來一面接棗，心情有些轉變，他這樣理解他：“楊叔叔是根據地長大的，很喜歡鄉村，在都市憋悶的久了，乍一出來，願意散散心。好在時間還從容，任他多轉遊會兒吧！”

楊曉冬兴致勃勃地吃棗子，夸奖顆粒兒大，肉膘肥實，問棗子是哪兒出產，老太太是哪兒人，賣完棗又是怎樣回去。總之他對老太太多方面都很關懷。

老太太顯然是喜愛這位饒舌的顧客，她同他談了很多的話，把自己所知道的統統告訴他。

韓燕來對他們的談話，完全當耳旁風，聽到楊曉冬說“找門路買山貨”，也不在意，他專心注意的是身旁來往有什麼可疑的人，他們是不是化了裝的特務……

突然，楊曉冬拉住他的手同老太太介紹說：“這是我的伙計，因為我們老是賠錢，他對出門作生意也不上心啦！”

這樣介紹法，使韓燕來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，為了避免破綻，不得不隨話答話向老太太打招呼，並被迫扮演著小伙計的角色。

老太太楞了楞神，望著韓燕來說：“你們掌櫃的打問的這個地方，我說不清楚。離這不遠，西坡口上有一個割腦袋瓜兒的，他是甄村人，跟眺山莊是兒女親家，我領你們找他去！”

“眺山莊”三個字，象一個擰開的水龍頭，立刻在韓燕來干旱的心田上，洒滿甘霖雨露。他泛著今天出發以來第一次開朗的笑臉，象對待最好的親友一樣對待老太太；不管她怎樣推辭，他終於從她手裡搶過那個沉甸甸的籃子。臨走之前向楊曉冬作著興奮又抱歉的表情，表示在此以前他完全誤解他的種種活動。

經過介紹，他們認識了剃頭的，在不影響對方生意下，楊曉冬斷斷續續地同他談了很多話。這次所談的每一句話，都引起韓燕來的極大注意。他完全嘆服了楊曉冬接近群眾的驚人本領；因為他同理髮員交談不久，關係搞的親如家人，而且在一起進了午餐。

飯後，理髮員說天氣太早，再做幾個活，等著散了集跟大流一塊走。楊曉冬這時倒不安靜了，一會兒站在坡口，盯著西面陽光照耀下那些漠漠烟靄的村莊，一會兒又放眼眺望遠處

那连绵不断的山脉。过了一会兒踱下坡来，躺在一堆秫秸上，閉住眼睛，思索什么。理发員偷眼瞧見这些情况，他的精神呈現紧张，剃刀变鈍了，手指头不灵活了，接連在顧客头上划破了几道血口子。

韓燕来自从見到理发的，态度完全乐观了。吃完饭，舒心地躺在斜坡上，回忆着半天的經過。回忆中，他懂了一条道理，不管多大的困难，不管多复杂的情况，只要亲临現場，鑽到群众里边，摸清底細，办法多的很。对比起才下汽車的时候，自己那股猫头火性劲兒，越发显出楊晓冬老練而有經驗。

散集之后，他們跟着理发員平安到达了甄村，过了甄村不远的三叉路口上，理发員指着左手道路說：“順这条路，一直就走到啦！”楊晓冬他們道过謝請他回去，他口里答应着却不动弹，等了一会，他終於說道：“咱們交朋友一場，現在要分手了，我想討句实話，你們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韓燕来搶着回答說：“沒告訴你进山販柿子呀？我們掌櫃的是老山客啦。”

理发員搖着头說：“为两个販柿子商人，我肯送这么远？”

楊晓冬反問他：“你看我們象干什么的？”

理发員說：“依我看呀，你們是这个——”他伸出拇指和食指，比了个八字。

韓燕来强不承認：“你从哪里看出来？”

“光看是看不出来，从这位的言談話語里我揣摩到的，要不我下午做活光出錯兒呢！”

楊晓冬拍着理发員的肩膀笑着說：“你猜的对。理发員同志，謝謝你，你猜的对哟！”

理髮員十分滿足地說：“謝不謝不要緊，只要換出‘同志’這兩個字來，送你們這二十里地就不算白費了。”

理髮員回甄村了，韓燕來不放心地盯着他的背影。楊曉冬說：“燕來你放心，好人坏人咱們鼻子一嗅就清楚，你要相信這條真理：在基本群眾里边，絕大多數都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……。”

二

下午四點鐘左右，四周都很安靜，估計沒有敵情，兩人奔向迎面村莊。從村邊的小孩嘴里，打開出交通站的地址。交通站是個土坯大門，一進院空空落落，沒有人煙，一明兩暗三間屋，屋內冷冷清清，炕上沒席，僅有一條硬木炕沿，灶前沒鍋碗，石板作碗架，上面放一盞干油燈。他們剛剛站下，從外面進來了一個十多歲的姑娘，他們托她找村幹部，她向他們要介紹信，他們解釋了不能帶信的原因。小姑娘說，等辦公人下地回來，就給他們安排食宿。她走后，楊曉冬倚臥在沒席的炕上，閉眼休息。韓燕來也躺下，他睡不着，覺得這一天過的太長，想思慮點什麼，一點思路也抓不住，腦子亂的發脹。他走到對面屋里看了看。這屋沒炕，藏了一些農具，牆角有靠梯，頂端直通天空，他帶着童年那種登梯上竿的興趣攀上去。抬頭一瞧，上面原是個小小房間。東面安着窗戶，他扶着撕破窗戶紙的樞框外瞧，看到一片波浪式的石頭房頂。房頂的衰草正在返青，天上淡雲橫抹，迎面輕風吹來，有一種初春的舒適感覺。韓燕來的頭腦覺着清楚多了，正想下梯叫楊曉冬，忽然發現一種

怪异现象：距交通站不远，有所大院，院中棚了一个高出地面三尺的白菜窖，窖口支起晒竿，上面横挂着三个马灯。虽然在白天，仍可看到灯内冒着黑烟的火苗。突然有人从窖口爬出来，手持带钩的木棍，匍匐到第一个马灯跟前，仰面朝天举竿摘灯，并迅速吹灭灯火，又爬到第二个第三个跟前，作了同样的动作。韩燕来看看心里十分诧异。楞了一会，不见有旁的动静，扶梯下来，想叫杨叔叔一块上去看看。回到屋里，见杨晓冬没睡，他正握着小本用铅笔记什么。他估计他在写汇报材料，便不敢打扰他。外面太阳快要压山，他想村干部下地快回来了，争取时间休息一会，刚刚躺在炕上，听得外面咕咚响了一声，象是有人跳墙，韩燕来坐起时，外面有人喊话：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完全是敌对和威胁的声音。

“我们是……”韩燕来刚说了半句，被杨晓冬摆手制止了。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杨晓冬反问。

“我们是来逮捕你们的。别叫费事，先扔出武器，然后拍着巴掌滚出来！”

一提武器，倒提醒他们，杨晓冬搬起当碗架的那块白方石，韩燕来揭起那根硬木炕沿，分头把住窗户和门口。不管外面怎样威吓他们暂时都不吭声。房上的人生气了，他说：“一班压顶二班堵窗户门，臊子过来跟着我掏他们的窠。”

韩燕来听罢十分紧张，双手高举武器，不错眼珠儿瞪着。看光景，不论是人是鬼，只要探进头来就得砸他个脑浆迸裂。杨晓冬听着房上说话的人，语音有点耳熟，才要朝熟人上想，立刻警惕自己，语音熟又怎的？熟人中也有投敌的败类，何况自己是当地人，当地人听当地话没有不耳熟的。他握紧那块石

头，严防住窗口。这时候，有沉重足音闖进穿堂屋，喊了声“冲进去捉活的”，突然門外有人探进头来，韓燕来用了十分力气，照着进来的脑壳猛击一棍。进来的人应棍倒落，气也不哼。刹那间，韓燕来感到自己的威力，这样硬梆脑袋的家伙，竟吃不住他一棍。不料，正是他这一棍暴露了无枪的秘密，外面人乘势一个箭步窜进来，手枪逼住他們大喊：“不准动！”当看到不顧一切举石下砸的楊晓冬，闖进屋的人惊呼：“不要砸呀！”說着他立刻把枪插在腰間，摊开两只大手十分遺憾地說：“这是从哪說起，淨是小姑娘瞎报消息，怎么把自家人当特务呢！”这时連韓燕来也認出进来的是梁队长。梁队长觉得对不起楊晓冬，他說：“也怨我們故意轉腔轉調的，不的話，楊政委总会听出我的口音来。”楊晓冬笑了笑沒作声。这时，外面进来两条汉子，韓燕来認出那个身体魁梧的就是刚才那个摘馬灯的人，另外是位年輕的瘦个子。梁队长說魁梧的叫膘子，年輕的叫张小山，外号“山猴兒”。这两人先后过来与韓燕来握手。

韓燕来心里十分不安，感到他誤伤了同志的性命，偏偏梁队长又不提念这碼事。他实在沉不住气了，不断偷眼往炕沿底下瞧。

梁队长看懂了他的心思，拍着他的肩膀嘲笑着說：“小伙子呀！你怎么啦，你打碎的是‘判官老爷’——五道庙的泥胎呵！当成我的队员哪？好說你啦！”韓燕来听罢，向前走了几步，伏到炕沿下边黑暗处仔細一瞧，果然是头顛破碎的泥胎，喇地一下，心里寬亮了。他說：“梁队长，真把我急死啦，現在放心了，請你把两班队员都叫进来休息吧！”

“两个班？”梁队长楞了楞神，想起自己剛才的話，有风趣

地回答：“对啦！倒是两个班，就是两位班长来啦，队员們还没出发哩！”

問明了楊晓冬他們的意图，梁队长說：“交通站派人送你們当然可以，最好跟我們一块走，可送到你們五虎岭。只是我們今夜要执行点任务，願意作伴的話，多繞二三十里路。”

多走几十里路，对打游击习惯了的人，不算个問題，他們答应了。

梁队长見楊晓冬答应跟他們作伴进山，高兴到狂喜程度。認為有必要进一步介紹他的队员。便指着魁梧的汉子說：“咱們这位膘子，身强力大，憨厚直爽，是条鉄打的汉子呢！”又指张小山說：“这是个机伶鬼，他家就是五虎岭的。怎么样小山，这回奔你的老家走，能送同志們过封纂沟嗎？”

山猴子故意恶作剧地說：“睜着眼睛不能，閉着眼睛才能哩！”

韓燕来觉着张小山很活泼，又跟自己年岁差不多，很願意接近他。不断向他問这問那，問到今天夜里执行什么任务，张小山要告訴他，膘子瞪眼插言說：“这是軍事机密，时候不到，告訴你也不懂，时候到了，不問也就看清啦！”

黑夜，大伙收拾行装准备出发，楊晓冬找了条草繩当腰带，把长袍卷成短裙。韓燕来的鞋不跟脚，临时系了根布条鞋带。梁队长把棉袍曳起，大鷄头的插梭盒子橫跨腰間，空着两只手很利索。张小山打扮的好比戏台上的武丑，膘子象这支夜行小队的馱子，背后系着自己的行李和梁队长一部分东西，右肩扛着一条凸綳綳的大麻袋，里面活象装了两个俘虏。手持带鈎长竿，腰里还挎着五連子弹袋和二把盒子。換个人，准

叫这些来酒压的喘不过气来。臊子可不在乎，他摇晃着身躯仿佛飘在水上一只大船，倒是因为没装满载，才使他这样晃里晃当的。

夜过封锁沟对大家是家常便饭，对韩燕来就新鲜透顶了。从打出发之后，他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件事，就象他童年时节持竿子捅马蜂窝一样，捅了怕挨螫，不捅手心又痒痒得难受。接近了眺山庄，他瞧见有个很高的炮楼，心里突然紧张了，见同伴一个个都放心大胆朝前走，他不便问，咬了咬牙，心里对自己说：“难道你是老鼠胆子？”虽在责备自己，可总是不安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抢走几步赶上张小山，轻声问炮楼有多少敌人，是鬼子还是汉奸队。张小山告诉他，这里没有什么炮楼，那个高的是眺山庄闻名的七层宝塔，登在塔顶上可以看清西面的山，眺山庄就是因此得名的。韩燕来心里一轻松，才看清真是玲瓏宝塔——再也不象炮楼了。

绕眺山庄西行五里路，视线突然开阔了，迎面挺立着第一个圆柱形的碉堡，隔不到二里路又挺立着一个，放眼细看，越看越多，象绕山坡钉了等距离的木桩一样。韩燕来顿时觉到：沿着林立的碉堡下面，定然是那条环山封沟。他对封沟厌恶又仇恨，在他看来封沟象条拦路伤人的毒蛇，碉堡好比毒蛇脊背生的瘤子。

接近碉堡时，按照梁队长的手式，同志们全爬在地下，五个脑袋集成一朵梅花。梁队长说：“看着碉堡横在眼前，实际还有二里路，大家不要慌，每个碉堡只驻一班伪军，火力也不弱，我们先护送杨同志他们过路，回过头来再同狗日的算账。说真的，要不是首长跟着，我们不能悄步哑声，一堂政治

課是短不了他們的。好啦！你們爬着別動，我去偵察一番。”

梁隊長走后，韓燕來問張小山什麼叫上政治課。張小山說，就是給敵人講話。韓燕來看了看四下的開闊地，他懷疑了。“難道他們老老實實聽講？”張小山說：“敵人還有老實的！全靠降伏嗎。”他講起喊話的經歷：“最初談不到政治課，那叫對敵喊話。喊什麼‘中國人不打中國人’啦，‘偽軍弟兄槍口朝天放槍’啦，以後添了點國際國內形勢。再往後，又添上炮樓內部情況，誰作了什麼惡事，有名有姓的講，敵人最怕這一手。我第一次領着故工干事喊話，每講一句，敵人亂放一陣槍。第二次講完，炮樓里答話啦：‘有種的白天來，一刀一槍的干干，別夜里念葬經。’也有人諷刺，‘你們講的又飢又渴吧！快爬到山坡上，喝泉水就石頭子，又涼又硬，吃去吧！’第三次我們隊長跟着去了，故工干事剛開話板，樓里拉起胡琴，偽軍們合着弦唱窟調，越唱越聲高。故工干事氣急了，顧不上隱蔽身體，挺身出去喝斥他們。我看到有個壞傢伙伏着窗口要放槍。就听當地一槍，壞傢伙從窗口掉下來，是我們梁隊長先下手了。接着他趁勢喊：‘今後再講話，只許用耳朵好好听，不許搗亂，對搗亂分子，伸胳膊打成缺手，探腳的打成瘸子，吐口唾沫都要打成豁唇。’從此，敵人再不敢呲牙啦。……”

梁隊長偵察回來，領着大家爬過封鎖溝，這兒距執行任務的地方還有十里路，沿溝向北走了半點鐘，發現眼前有一道光亮，光亮上端紅潤潤的與鉛灰的天色混合了。再向前走，一切都看清楚了。封溝東面的邊緣上，每隔十米左右，埋了六尺來高的木樁，樁頭懸吊馬燈，一溜火光照射溝沿上下，封鎖過往行人。看到馬燈，梁隊長說：“這段路地形最複雜，是我們軍民

过路最多的地方，敌人夜里不敢出来，又想封锁我们，编出这套照明的鬼法子。膘子，给我长竿，你把‘閻王’‘小鬼’倒出来，提前出发配合行动。”说完话他要求楊晓冬他们躲在西边土坡后头观陣。楊晓冬說：“我們也別袖手旁觀，多少帮点手。”梁队长摘下自己的插梭盒子递给他：“拿上这件武器，必要时，掩护我们一下。”韓燕来看看着楊晓冬接了枪，他对張小山說：“你这枪能借我使用嗎？”張小山脑子一轉說：“我跟着队长，离不开枪。膘子把你的枪借給这位同志吧！”膘子本不願借，見队长点头，不好拒絕，連同五連彈袋一齐摘下交給韓燕来，他拖着两个泥胎匍匐前进了。

十分鐘后，靠敌人沟沿那面突然挺立起两个人，韓燕来看清他们是泥胎时，碉堡里的枪响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地方，梁队长一跃上沟，仰面朝天举竿摘下第一个馬灯，然后就地十八滚又摘了第二个。膘子操縱着泥胎跳舞，引逗的敌人对泥胎加强了火力，机枪步枪交叉扫射。终于敌人发觉中了調虎离山計，他们分出一股火力，射击摘灯的人。这时梁队长顧不上熄灯了，每摘一个，带着火亮扔給沟內的助手，速度快的象流星一样。当一顆追击炮弹落在他脚下打滾时，梁队长一个斤斗翻进沟里。……

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結束不到十分鐘。

炮楼枪声还在寻找目标的时候，梁队长横扛着那根长竿，大搖大摆走回来，他仿佛不是刚刚经历过危险的战斗，倒象个老农民干完地里活兒扛鋤回家的样子。两个助手每人提拾一串馬灯，很安閑地跟隨在他后面。走到楊晓冬跟前，梁队长說：“任务完成了，成績不賴，敌人歼灭了我們两个泥胎，咱們

摧毁了他的灯火封锁，还带回，喂！带回多少？……”

山猴子见问，先数完自己的，赶快又数膘子的。膘子自己也在数，没等数完，就听张小山抢嘴说：“四六相加，一共是十个。”

梁队长说：“不赖，不赖，真不赖！”

张小山接过杨晓冬的手枪，交给队长说：“敢情不赖，一粒子弹都没费呢！”

听说没费子弹，膘子把韩燕来交回的弹袋捏了捏，五条子弹空了多半，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你们不赖，这位同志可不地道，有什么放头，这是军火子弹，你当是过年的炮仗呀……”

梁队长见打了三条子弹也怪心疼，一则是打了胜仗，又当着杨晓冬的面，便很大方地说：“算了吧！人家新学打仗嘛，敢放枪就不赖。依我看，这小子就很不简单，他对‘判官老爷’那一棍子够多狠哪！”

膘子抱怨也好，梁队长开玩笑也好，韩燕来半点也不往心里搁。他担心身后的敌人，又向往眼前那朦胧可见的重峦迭障的群山，禁不住加快脚步，走到大家的前边。杨晓冬看出他是担心敌人，便说：“走慢些吧！登上封沟西沿就是解放区的天下，敌人不敢随便过沟，放心大胆地走吧。”梁队长认为他是喜欢风景，他说：“别着急，太阳出头咱们就可以登上眺山。小伙子！开开眼吧。眺山是把山口的头一个风景区呀！”

三

东边天发白了，韩燕来越走越加劲，他第三次回过头问，

“楊叔叔！怎么还不进眺山？”

楊曉冬說：“看山跑死馬，別着急，到山根這段路，够你走一陣的。”接着又告訴他要挑選道路，脚步放平些。這些囑咐，韓燕來全當耳旁風，他連窰帶跳地走到前面去了。

他們沿着漫坡路，爬了半个鐘頭，韓燕來突然回過頭來說：“楊叔叔，你聞聞，哪里來的這股香气呀！”楊曉冬趕到他跟前，嗅了嗅，果然有一股濃郁芬芳的氣味。兩人都不曉得香味是從哪來的。

張小山趕到了，他指着前面說：“你們看見那條羊腸小道啦，順着它走三里地有个村庄叫桃花沟，那里桃杏滿山坡，香气就是从那里飄過來的。”

韓燕來問：“奔桃花沟走繞多少路？”

張小山說：“繞不過二三里路，只是道路難走点。”

梁隊長說：“小伙子呵！逢山看景还有个完？挑好的看嘛，眺山风景区是大筵席，桃花沟不过是盤小菜。”

韓燕來請求般地说：“天气这么早，又没有敌情，咱们多绕上几里吧！”看到楊曉冬他們沒有責備的意思，他又闖闖地走向前去。走了半里，听得流水声音越来越大。轉了两个弯，抬头一看，呵，漫山坡上，到处盛开着鮮艳的杏花。韓燕來想：明明是杏花，怎么叫桃花沟呢？他抱着怀疑态度，眼睛由远到近四下尋覓。忽然在他的脚下，发现长长一列青了皮的果树，仔細瞧去，在赤褐色的枝头上，长滿了粉白色的豆粒大的桃花骨朵，桃树枝縱橫錯杂，籠罩住下面潺潺流水的深沟。韓燕來覺着山地里春天不但来的早，而且多有风趣。他躡下斜坡，想折一枝花蕾，聞聞香味。刚走到桃树跟前，一只青灰头花龙背五